

何满子

杂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 ZONG CE HUA FAN XI WEN JI XIU RONG
● ZHUANG ZHENG SHE JI WANG SHU PENG

何满子杂文自选集

●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内 容 提 要

何满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杂文作家。本书选其有代表性的杂文精品 78 篇。

何满子的杂文题材广泛,有的围绕一人一事进行议论和清谈,有的诛伐邪恶、匡正时弊,这些作品意蕴深远,知识性强,有理趣,有机智,或平淡澹远,或老辣尖锐,充分显示了作者睿智的思想和超凡的气质。

何满子杂文自选集

何满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190000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06-2270-6/I·2021

定价:15.60 元

自序

我写点即兴的往往是急就的杂感文字，始于四十年代初当报纸副刊编辑时。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种文字和学术论文与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不同，是作者诉之社会的对时代和人生问题的更直接的发言。不论读者是否认同，我必须对自己负责，不说违心的话，不阿时好。这点我做到了，但我做不到慎重，冲动起来就要发谬论，不讨人喜欢。五十年代后环境变了，就不再写这类文字，选存的若干往年的剪报也都历劫失没，其实也没有保存价值。

七八十年代之交应熟人的邀约，我又重新写起这类文字来。开头只是专业之外的余兴，后来约稿的愈多，欲罢不能，篇目几几乎超过了专业文字，人们也常以“杂文家”见称，使我衷心惭愧。我没有多少艺术的敏感，将议论作形象表述的能力也很差，逻辑构造的扣杀力更其微弱，所以所作距杂文艺术的要求甚远。这绝非诈作谦抑的装腔，略有的一点自知之明还能使我不致为敝帚自珍的常有心态所蔽。我认为，杂文最显露人格，尤其显露作者的智慧和气质，这是不论多么用心也不大勉强得来的。只要细读鲁迅的杂文，看他的逻辑扣杀力之强和他人格的内在关系，道理就明

白了。

别的专业性的著作我都是主动交出去出版的，唯有杂文集却满怀踟蹰。我的第一本杂文集《画虎十年》是在谄友和编辑的怂恿下迟迟疑疑地辑成交稿的，那是1979-1989年间所作的结集，我用“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遮盖的自嘲命名，表明了我对这些不成器的文字的自我评价，一点不是故作谦虚，上帝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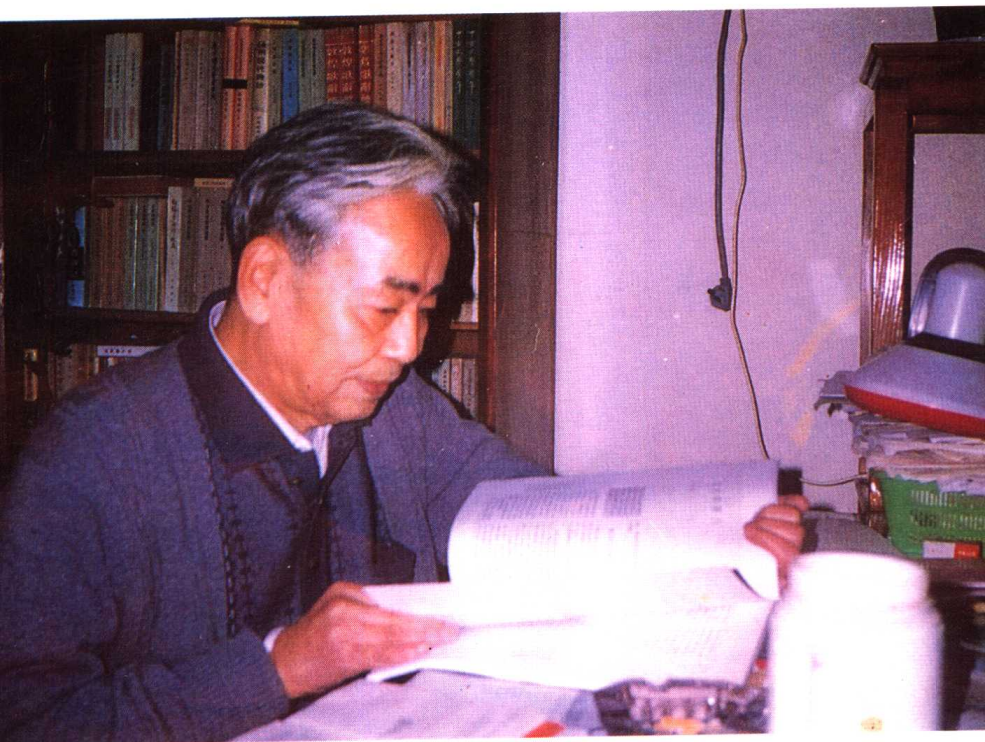
正如我在结集了1989-1993年杂文的《绿色呐喊》序言中所打的不很正经的比方：如同女人失身一样，有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在乎了。在《绿色呐喊》之后，我又编出了《五杂俎》、《狗一年和猪一季》和《虫草文辑》。以册数和字数计，杂文集占了我近十五年来全部文字的约四分之一。在我的文字生涯和对社会不足道的菲薄献礼中，是占有一定分量的了。其实五本合起来还不到一百万字，以质量说更是小儿科。后一点，如上所说，是勉强不来的，本事只有这么一点。唯一可以自信并向读者保证的是，和当年开始写这些文字的态度一样，我不违心，不阿时好。有多少可读性，评价理应由读者作出。

按理说，选入本集的各篇应该是自己较满意的作品，但考虑到自己认为还可以的读者未必认同，所以便就写作时间、所指内容、格式和调声各取一些代表。由于所执的业和关注的方面的缘故，所发的议论自以有关文学艺术的感触为多，希望大致能呈示我这类文字的路数和性格。要说好，那么从沙子里筛出金子来的奇迹是没有的。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的好意，能让我和这套书中占一席位，让读者在饫饕了诸位高手调制的膏腴之余，尝一尝我端

出来的这盘苦苦菜。读者如果愿意为这本自选集喊个别名的话，就称它为《苦苦菜集》吧。

1995年9月于沪西一号楼



何子路

目 录

自 序.....	1
绸缪身后名说.....	1
历史的总帐.....	5
理想国·文人岛·未庄.....	9
剃光头发微	14
胜利的船工和倒楣哲学家	17
变色龙赞有序	20
风赋并序	22
长春去来	25
一篇被判为“杂文”而不中用的序言	33
关于批评之贫困	36
盖棺三种	41
文星雕龙	43
“挨打不痛药”	46
中剧外演和外剧中演法	50
语言的魔法的衰变	53
荒诞派与游戏文章	57

加 码	60
想起了李鸿章的故事	62
选美风波及其他无风波	64
马蜂窝殃及古银杏	66
避	68
求 吻	72
索吻之评论的评论	75
羊和礼和直道	78
隐私权	84
巧取与豪夺	86
歌星与歌妓	89
文学与猎奇	92
医 喻	95
老人节的遐想	99
如果法利赛人再聪明些.....	102
人学手记(节选).....	105
电脑艺术.....	124
群玉班.....	127
以比基尼为兴.....	130
新闻和笑话.....	133
乌有人物与小道消息.....	135
精神胜利与谱系学与佛道斗争.....	138
阿 Q 主义	141
咬指演义.....	144
保镖的演变.....	146
书 名.....	148

腰 斩·····	150
经济笑话·····	154
精练的愚蠢·····	156
子见南子衍义·····	159
奇文对赏录·····	162
“韩康的药店”·····	166
天目山怀钱大王·····	168
缠足和理学·····	170
想起了马思聪的一件小事·····	173
王安石论“虚假繁荣”·····	176
《林家铺子》和《倒闭》·····	178
以祭灶为题·····	181
小人物的新春祝福·····	183
“吃”的相声材料·····	187
皇帝与文人·····	190
医道和治道·····	195
想 飞·····	199
从流行曲算不算艺术谈起·····	202
代 坑·····	206
谈阮大铖·····	209
虎子的故事·····	218
文化危言·····	220
索尔仁尼琴的跌落·····	226
鹦鹉无罪·····	230
民间的徐文长、纪晓岚故事·····	232
辫子的故事·····	237

桌子的逻辑·····	241
通俗文化的妙用·····	244
汉文帝之可爱·····	247
人以文传和文以人传·····	251
笔名谈屑·····	253
从老话题“文人相轻”展开·····	258
自从五四到如今·····	262
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	268
作家替自己做广告·····	273
意识流交代·····	278

绸缪身后名说

清代诗人袁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人评为“虽风流之班头，亦名教之罪人”；那意思说，纵使不是无行，也近于儇薄。袁枚的诗格也很卑下，颇像是本世纪初叶鸳鸯蝴蝶派诗人的远祖。但他也有可取的一面，即相当真率，能某种程度地突破礼教的樊篱。《随园诗话》卷一中有一则，颇能显示他的这一特点：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时率意用之，尚书大加呵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赧然。

事情也确如袁枚所说的，五世纪的南齐时代的妓女苏小小，稍有点旧文化知识的人今天都还知道；她的坐落在杭州西湖白堤边的墓，虽然显然是伪托的，但直到被当作“四旧”被“革命”掉以前，还逗引着好事的游览者的凭吊。而那位某尚书呢，袁枚也真缺德，故意不提他的名字，谁也不知道他是阿猫阿狗。可以肯定，即使袁枚提了他的名字，也决不会像他所贱视的苏小小的芳名那样久传遐迩。

袁枚说了这番挖苦话之后，说是引得“一座赧然”，不知道这“赧然”的诸公之中，是否包括那尚书老爷在内。依理说，他是“赧然”不起来的。心里悲哀还来不及呢。他应该懂得生前的权威并不能有助于保证身后的令名。而名这个东西，正是儒家的祖宗孔子就曾谆谆告诫必须要争取的。不但活在世上要“显亲扬名”，而且身后，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其重要的程度，竟达到了有人竟嚷出“大丈夫纵不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破釜沉舟的渴念。旧时代的封建统治者看准了这一点，便把死后的赐谥、封赠之类的与夺，作为纵擒臣下的手段。

留芳百世，为人传诵，这是谁都孜孜以求的。可惜这里的抉择，是要凭生前的行为，要靠人民的认可，不是靠拥有的地位、权势和耍花招所能解决的。

有朋自北京来，示我以传抄的某老学者赠已故的某名人的七律一首，很有味道：

淡抹浓妆总入时，两朝恩遇鬓如丝。曾夸召对虚前席，又见讴歌奉和辞。好在偏能剥甲骨，厚今何必惜全非。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那颈联的下句，对仗似乎不称，疑有抄误，但无关紧要，意思是清楚的。说的都是事实，无可还价。我看受赠人在生前未必能亲自读到这首诗；否则，他将大发雷霆，说不定会凭借权威，予赠诗人以可怕的报复的。当然，权威和报复也无济于事。事实终究是事实，实至则名归，什么样的实，历史就归以什么样的名，挣也挣不脱。

为了滔滔天下者都是苦求身后之名的人，遂使一代文

宗的大手笔如韩愈之流能以作谀墓文而赚到大笔大笔的稿酬；也才使“秽史”《魏书》的作者魏收能假公济世，纳贿售恩而褒贬师心。然而毕竟谀墓文是没有生命的，徒为韩愈辈的盛名之玷，而《魏书》也到头来被评定为“秽史”。

可是求名者昧于私心而永不觉悟，历史老是重复。很有名的例子是洪承畴的故事。身受明王朝知遇，委以边疆重寄，却成了“为王前驱”的新朝的爪牙，又怕承当投降变节的恶名。于是，生前就自撰行状，表明心迹以欺世；但“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使他在降清一点上无法自圆其说。据说他悬赏一字千金，购求那能弥缝他行状中投敌叛变的逆迹的转折文字。于是，一位聪明的才子以“杀我主者我仇也，杀我仇者我主也”十四字，赢得了一万四千两白花花的银子。结果是，银子也无法买通历史，他所效忠的新朝主子就毫不客气地把他列入了“贰臣传”。

江青一伙的要拼命销毁往昔见不得人的材料，不惜用抄家灭口等法西斯特务暴行达到这一目的，自然也包括着预谋身后之名的企图。为了预谋身后之名，就一定要重则消灭、轻则打击那会揭露其真相、或曾经揭发其隐私的对手。乃至凡对他们保持令名不利的人与事，都必须在扫荡之列。江青一伙是要暴力，无暴力可恃的人则要花招。两三年前，我们读过一个名人的遗作叫什么交响曲的，当然，这不是写音符于乐谱的那种乐曲，可能那名人压根儿就不懂乐谱。这也是常有的事，冒险家姚文元何曾认得总谱表，可是他却能奢谈德彪西的乐曲的和声如何，配器法如何，反正那时他炙手可热，文权在手，何况更不仅文权，没有谁敢揭穿他。

话又宕开去了，且说那名人的遗作吧，他谬托知己，死

无对证地说一个已经逝世了的大名人如何倚重他，如何对他指示，说某人如何坏。而那某人，正是发表这篇遗文的名人的论敌，论敌既是坏人，而且有大名人和他的鬼知道的私房话为证，那就更是坏定了的。根据坏人的对方是好人的无可辩驳的逻辑，他自己就是该留芳百世的好人了。今年我们又有幸欣赏了刊在同一杂志上的一篇为身后之名而挣扎的高手文章。那高手不敢冒天下之不韪，公开诋毁一位于他的令名不利的伟人，便找了一个已故的名人作靶子，用曲笔影射，转弯抹角地制造与自己身后大名有益的舆论；年纪差不多了，再不张罗一下就时不我与了，这种迫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结果是舆论大哗，弄巧成拙，如山的铁案终翻究翻不过来，事实总是事实，历史不是戏弄权威可以篡改的。

这为了争身后之名而要花招的闹剧，过去有，将来也怕难免的吧！但无论如何，那终局是可以预定的：决难得逞。《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有一段毕竟颠扑不破：

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在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一九七九年

历史的总帐

人们之所以说历史是公正的，铁面无私的，恐怕其关键是在于它是算总帐的。“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一年之间，细帐尚且与总帐有悖，尚且轧不过总帐，何况十年、百年乃至千万年、细帐更不在话下了。细帐，个别人的帐，一个社会集团的帐，和历史的总帐对起来，总不免有出入，有误记，乃至臆假、作伪，塞进几张假发票，搞点过门，虚报些杂项，等等。说句公道话，即使是报假帐的，也不一定全部出于一己的私心，想占点小便宜之类；列宁说，有些倒是真心诚意认为要维护历史的公正，就非得在细帐中加点他认为必需的项目，或者谋点差余什么的不可。司马迁写《史记》，在《李将军列传》中，无疑为李陵事件夹了点私货，至少是抒愤懑吧，他认为这样更伸张了历史的正义。陈寿写《三国志》，在《蜀书》中也有不少地方暗暗地渗进点个人恩怨，他认为那样也不背春秋笔法。降而至于在当世就被讥为“秽史”的《魏书》作者魏收，他玩的花样更多。然而，说到底，这些费尽心机的涂饰都是不相干的，都扭不过历史的总帐。千秋万世，人们只看总帐；那些细帐，就像名山大川中的一草一木，在人们瞻顾历史的视野中，不知不觉就消失到云雾里去了。

历史又是选择典型的能手，它惯于把时代的创造精神凝聚到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当然，它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挑选得尽善尽美，因而是极孚众望的。这些代表人物，胡适不无道理地称之为“箭垛”式人物，能概括时代的一个阶级、一个方面或一种倾向。这些人物，历史一旦选出，确也是刀劈斧不掉的巨人。且不说神话传说中的圣贤英雄，也不说几千年古代史中的大人物，单以近代的民主革命史来说，举洪秀全、孙中山，就足以代表他们各自的时代。这里丝毫没有轻视当时的历史主力人民大众的意思。然而，正像记帐要有项目来归类一样，旋转着历史的轴心总得围绕着几个代表人物。说起来，其实也是由于历史总管是算总帐这一职能决定的。

譬如讲近代中国文化史，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鲁迅无论怎么都是笼罩一切的巨大存在。他是方向、坐标，而对某些人和某些势力来说，则是压力和梦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历史以它自己的规律选定了这个巨人，就像任何客观法则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样，决不容人们违反和无视。鲁迅生前和死后，都有不少仇敌，也有不少看他不顺眼的人。出于阶级爱恨的也有，由于私人恩怨的也有；当然，更多的是，由于时代太近，求荫庇的附骥于他辉煌的光华，惜羽毛的忌惮于他灼烁的烈焰，以及其他等等。于是，有意无意地、或隐或显地，迎合、攀缘和抵制，各式各样的小动作无所不有。在历史的正文里加夹注呀，画插图呀，写评议呀，可谓琳琅满目。然而，任凭你舌端花生，笔底澜翻，在历史的总帐面前，呕尽心血也终归无济于事。有些手脚纵使能眩惑一时，但浮渣毕竟要在时流里沉没，历史仍是本来面目，否则，